

# 青春出列：暴雨洪峰中的热血成人礼

## 新华全媒头条

新华社合肥7月28日电（记者李亚彪、杨玉华、陈诺）这是一场代际的接力。1998年洪水前后出生，成长的一代，听着英雄的故事长大，渴望成为英雄的模样。

22年后，大水再次在家门口奔流肆虐，他们挺身而出，从被守护到守护他人，在暴雨洪峰中完成了自己的成人礼。

以青春之名出列！  
为青春之名担当！

### 为历史出列

“成为当年的你们”

7月中旬，万里长江大堤安徽宿松段，受洪水侵袭。防汛工棚下，皮肤黝黑的石浙安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拿起竹棍跟上了巡堤队伍，青涩的脸庞在这群成年人中格外显眼。

长江干流受长时间高水位影响，江湖堤防极易发生滑坡、渗漏等险情，安徽各地持续加强堤防巡查防守，正在安徽工业大学就读的石浙安也报了名。

这个从小长在江边的大男孩对洪水并不陌生：“听父母说，22年前，洪水从这里漫上来，无数叔叔阿姨们保护了我们家，现在轮到我来保护他们了。”

在他们身后，堤下洪峰奔涌，堤上红旗猎猎。

手把红旗展，青春立涛头。

溯江而上，湖北武汉。与石浙安同龄的小伙子李健雄，报名加入民兵突击队参加防汛。在蔡甸区消泗乡，他和同事从凌晨起连续奋战十个小时，终于抢在暴雨前筑起近200米的子堤。这时，他突然感到一阵疼痛，手心已磨出颗颗水泡。

“我报名走上大堤，源于父辈们的讲述。”

1998年李健雄出生时，家就在汉江大堤附近，大人们反复对他讲：“当时堤上到处是解放军，是他们保护了我们。”

“小时候一直觉得英雄很神奇，这一次，该我们站出来了！”他说。

谁家孩儿，今为战士。

安徽六安市金安区皋城路消防救援站，1998年出生的消防员马昌杰第一次参加抗洪，大水中又一次背起别人的父母，托举别人的孩子。

湖南岳阳市云溪区陆城镇，22岁的镇干部郑志伟，在长江大堤上完成了预备党员转正。

1998年，湖北武汉市的社区工作者汪晗刚刚8岁，当年解放军叔叔在水中推着救生筏，把滞留的同学们一个个送回家。今年夏天，她主动报名，站在防汛一线。

1998年，夏健7岁生日那天，连续值守抗洪一线的母亲赶回家为他做了一份鸡翅，匆匆离开。今年已是湖南临湘市聂市镇镇干部的他，在大堤上通宵值守后吃了两个鸡蛋，过了29岁的生日。

1998年前后出生、成长的一代，与洪水有着独特的联系。如今踏入社会，又在抗洪一线接受洗礼。

共青团武汉市委书记柳新说，新时代的年轻人正用实际行动向当年的万千抗洪英雄致敬，承接起上一辈人的英雄传统，展现出越是艰险越向前的青春担当。

“长大以后的我们，成为当年的你们！”汹涌的洪水中，他们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最美“青春逆行”。

薪火相传，今天的中国，又怎能惧怕暴雨洪峰！

### 为人民出列

洪水中挺起“青春脊梁”

党旗红、迷彩绿、志愿橙、火焰蓝……越在抗洪一线，青春的色彩就越缤纷鲜亮。

红色，是炽热，是奉献。

安徽铜陵市义安区西联镇老观圩堤坝上，党旗迎风飘扬，2000年出生的武警安徽总队合肥支队战士冯海波和战友们赶到这里。不久前，这位小伙子主动向中队党支部报名参加抗洪抢险。

“圩堤有管涌！得下水封堵！”队长大喊。险情现场，出现一个直径4米多、深达1.5米的水坑。

“让我来！”不少人还没听清，冯海波就奋不顾身跳进水坑，战友紧跟其后。4小时连续作战，他们用一个个重达30公斤的沙袋填上了坑洞。

“第一脚下去没踩到底，心里还是有点害怕。”冯海波说，“我守卫第二故乡，家乡的亲人也在被我的战友守护。”

绿色，是和平，是安全。

1998年出生的临汾旅攻运先锋营尊干爱兵

（上接1版）7月26日大雨滂沱，巢湖中垾圩外，水位已逼近堤坝。中垾镇副镇长程庭元正指挥人员加固堤坝，堤外是联通巢湖的柘皋河，堤内是万亩良田和2.5万人口，京福高铁、淮南铁路、华东电网4条10万伏以上高压输电线路穿境而过。

“柘皋河水位已达13.35米，堤内圩底高程只有7米至8米，等于头顶一桶水。”程庭元说，尽管高水位下堤防风险不断，但当地“必将全力死守”。

为确保国家重要铁路干线、重点化工园区及人口密集区人员安全，合肥市已经出动了超过60万人次参加防汛抢险，超过一万名解放军、武警部队官兵、消防指战员参与巢湖大堤及附近圩区的抗洪抢险中。

“为保重点”也有舍弃。

巢湖周边有大小圩区286个，不少圩区都是人口聚集的生产生活区。要给洪水找出路，就意味着舍弃一些良田圩区，这是艰难的选择。”朱青说。



### 为成长出列

“非常经历”磨砺灿烂人生

庚子年，18岁，足以让尹梦兴铭记一辈子。

在汛情下艰难完成了考试，此时此刻，他正站在安徽省离家百里的长江同马大堤上，与年长好几旬的战友巡堤查险。

7月中旬，长江北岸的安庆市启动防汛应急一级响应，同马大堤形势严峻。家住佐坝乡振昌村的尹梦兴和10位村民主动报名，支援同马大堤汇口镇曹湖村段，住在大堤旁的学校里，三餐自己动手做，睡觉在课桌上。

第一次直面洪水，第一次集体生活，第一次夜间巡防……他发现自己从未走过的夜路，也曾因战友的鼾声彻夜难眠。

体会到更多的是成长。朝夕相处中，尹梦兴也重新认识了身边这些前辈。“有的爷爷参加过三次抗洪，是为民出征的老英雄。”

这个夏天，他开始关注天气和新闻，关注别人的衣食冷暖。

几个月前，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时候，尹梦兴也第一个报名参加防控值勤，在村卡口坚守了近一个月。

“灾难面前，感觉村里的娃娃们一下子都长大了。”振昌村村委会副主任尹丙艳说。

这场洪水，是尹梦兴的成人礼，更是无数同龄人的成人礼。

半个月前，安徽宣城中学高三毕业生张驰的称呼还是张同学。现在，人们叫他“小张老师”。

张驰在沈村镇中心小学安置点拥有了一方讲台，指导受灾转移来的孩子们完成暑假作业，带着他们去跑步锻炼。父亲惊讶而又自豪：曾经腼腆的儿子，已成为独当一面的男子汉。

疫情停课、高考推迟……张驰一度抱怨

2020年最大的不变就是变化，而在抗洪一线，他愈发相信有一点是永远不变的：“那就是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我们拥有的自信与顽强。”

烈火下青春的血，洪峰中年轻的脸，让一代人因磨难而傲立。

这个夏天，每一朵“后浪”都凝聚着奔腾的力量。

在湖北武汉洪山区，18岁小伙子周亮宇报名参加抗洪，高考一结束，就马不停蹄奔赴长江武金堤；即将大三的学生曾欢俊得知新洲区招募防汛志愿者，毫不犹豫辞掉暑期打工来应征。

在合肥滨湖世纪社区，一支由团员青年组成的战“疫”先锋队重整旗鼓，第一批志愿者正活跃在防汛一线……

这个夏天，江河湖海都将终归于平静，但似乎每个人都相信，一波巨浪正在不断增长。

（参与记者：朱青、王自宸、阮周围、明星）

图1：7月19日，安徽六安市金安区皋城路消防救援站消防员马昌杰在金安区双河镇曹堰村救援现场转移村民。

图2：7月26日，武警安徽总队合肥支队战士冯海波和战友在铜陵市义安区老观圩堤扛沙包处置险情。

图3：7月9日，李健雄在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永固堤上巡堤。

图4：7月19日，安徽六安市金安区皋城路消防救援站消防员马昌杰（左二）和队友在金安区双河镇救援现场。

图5：7月15日，家住安徽省佐坝乡振昌村的尹梦兴（前）和志愿者在同马大堤松县汇口镇曹湖村段查看水情。

图6：7月14日，刘银辉（左二）在安徽省南陵县籍山镇新庄村临河圩堤处理险情。

图片为新华社发

### 10余万人转移：一场应急与治理的突击考

受蓄洪圩区启用影响，合肥短时间内超过10万人需要转移安置，一场与洪水竞速的应急行动展开。

干部冲锋在前。7月19日，巢湖周边的十八联圩即将启用分洪。在挖土机的轰鸣声中，肥东县长临河镇罗洪社区党委书记梅斌召开了“史上最短”的社区干部大会，5分钟碰头分派完工作，12名干部立即分头赶往现场带领群众撤离。

快点，再快点！社区干部一边跳上车往村里赶，一边不停歇的电话联系车辆和人员。当干部赶到现场时，3辆大巴车、5辆面包车、4台挖掘机已经撤离，但考虑对交通影响，也暂未启用。

“没想到社区干部行动这么快，考虑这么细。”罗洪社区居民王成刚说，家里老母亲瘫痪在床，多亏社区准备了担架，七八个志愿者帮忙把老人抬到安置点。

社会各界携手。在合肥市168中学安置点

内，铺着蓝色被褥的单人床一字排开，近三百名来自肥西县的转移群众在此安置。记者采访时，正逢志愿者们给安置点的孩子们举办阅读会。

“接到任务时还觉得不可能完成。”168中学办公室主任洪丽说，没想到三个小时左右，合肥市就把安置点需要的床褥、洗漱用品等应急物资送达，团市委、社区等各界志愿者也相继赶来组织心理疏导、文体娱乐等活动。每个环节都在高效运转、协同保障。”

截至27日，合肥市共设置集中安置点100余个，集中安置转移群众9000余人。合肥市要求确保转移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干净水喝、有地方住、有病能及时治疗，并做好长时间安置群众心理疏导。

“不管情况多紧急，保障群众生命安全，是我们最根本的要求。”罗云峰说。

（记者陈先发、杨玉华、王立武、陈尚营、张紫菱）

新华社合肥7月28日电

新华社合肥7月28日电（记者陈尚营）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的同大圩是“合肥第一大圩”，圩堤外的白石天河与巢湖连通。巢湖水位已持续多日超保证水位，让同大圩成为需要严防死守的重点圩区。

27日，记者来到同大圩形势最严峻的南闸村段。1.2公里的险段上，目前已用去沙袋、黏土袋超过40万条，各方抢险救援力量在圩堤上筑起了一条超过1.5米高的子堤。

抢险现场，从党员干部到重返一线的水利“土专家”，他们都有一件用得顺手的家伙。

### 一幅水利工程图

庐江县委书记王连贵站在圩堤上，如果不是手上拿着一幅庐江县水利工程图，会让人误以为他是参加防汛抢险的当地村民。

脸晒得黝黑，胶鞋上糊满了泥巴，灰色的T恤上也沾了不少泥点。王连贵在设在村民家的距离圩堤不到400米的临时指挥部里已经工作了一周。

“目前我们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保同大圩。”王连贵说，为防万一，同大圩里同大镇2.4万常住人口已全部转移，圩区还有6万亩耕地和一个工业园区。

王连贵的身上，除了手机，就带着一幅全县的水利工程图。“目前这里最危险，但我也要兼顾其他地方，这个地图少不了。”王连贵告诉记者，目前庐江县9个万亩以上圩口，已有2个漫堤，这是为了巢湖防汛大局不得不放弃的2个。

每天晚上，王连贵要到同大镇政府召开全县防汛指挥部会议，他会随时拿出水利工程图，布置调度各乡镇下一阶段防汛抗洪工作。

### 一个扩音器

在现场指挥，有时说话一着急，赵世春就会拿起挂在手臂上的扩音器，远近的都能听见。“人太多，说件事、喊个人，很多时候大家听不见，用这个方便。”赵世春说。

赵世春是同大镇党委书记。白石天河超过警戒水位之后，他就上了堤，“特别是超保证水位之后，太紧张了，每天吃住都在临时指挥部。”赵世春声音嘶哑，口袋里装着润喉片，隔一会儿就要含上一片。

圩堤上，当地村民组成的抢险队配合解放军官兵，在堤外除险加固，在堤内开导渗沟。“今天在现场，各方抢险救援人员超过1000人。”赵世春说，前几天没当回事，在现场扯着喉咙喊，很快嗓子就不行了，“高水位要持续一段时间，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目前虽然圩堤保住了，但圩内的一些稻田和葡萄园因为内涝损失不小，赵世春很着急。“圩区有6000亩葡萄，本来7月中旬就可以上市。现在没办法了，下雨时间太长，葡萄口感不行，不能卖。”赵世春说。

正聊着，远处有人喊他的名字，赵世春习惯性地拿起扩音器：“来了来了。”

### 一根竹棍

65岁的余瑞康身材瘦削，穿一件不大合身的雨衣，手上拿着一根竹棍。

由于多日阴雨，大堤上泥泞不堪，上上下下很不方便。余瑞康把竹棍当成拐杖，上下圩堤很利索。

“别小看这根棍子，不仅可以当拐杖，还能‘探险’。”余瑞康退休前是同大镇农水办负责人，和洪水打了一辈子交道，是当地有名的水利“土专家”，“我拿棍子在堤上戳一戳，就知道哪个地方水分太饱和，需要处理。”

2016年防汛抗洪，余瑞康也参与其中。“本来当年在汛期之前就应该退休，但大水来了，我等到汛期之后才退休。”

目前在南闸村段，已开挖了800多条导渗沟，“圩堤被水浸泡的时间太长，需要在内侧挖导渗沟，在沟里铺石子，让渗进圩堤的水流走，同时也不对坝体造成损害。”余瑞康说。

### 一把铁锹

方家发走到哪里，铁锹都不离手。他今年53岁，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沧桑许多。

其实方家发不是南闸村人，他是隔壁新河村村民。“现在没有这个村那个村的，都是保圩，南闸这边破了，我们村也保不住，进水是早晚的事。”方家发一边说，一边铲泥巴挖沟。

挖导渗沟看起来简单，其实是一个技术活。新河村负责的堤段长200多米，由30位村民负责，他们除了巡堤查险，就是配合解放军官兵挖导渗沟。“我们都是老防汛，懂这个。”方家发说。

记者试着用铁锹铲了一锹泥巴，看起来轻松的活儿，由于大堤上都是黏土，一锹下去，提起来要费很大的劲。“我们庄稼人，用铁锹很趁手，关键时候得靠它。”方家发说。